

橘洲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谈梁

红色文化有着天然的生命传承关系，一直在生生不息地探讨那民胞物与、创造奇迹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人人都能碰出火花来的，它入中国到湖南，遇上了一块血性的土壤！因此，我看到的这一组堪称湘魂的丹青，每座山都像沉淀起来的丰碑，每棵树都像飘扬着的旗帜。甚至，每幢房屋上都铭刻着生命的诺言。不是吗？杨开慧家乡修缮她被捕时的老屋，在墙缝中发现她几十年前写的誓言：“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不是吗？当年引颈就义的谭嗣同与杨怀中就是师生，而杨怀中与杨开慧正是父女。可谓上下求索一诺千年。两种文化的家国情怀、致知力行，在这里融汇成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地标。

思想是有生命的。所以庄子说，薪尽火传，不知其尽。所以尼采说，生命的本质不仅仅是活下去，而是要强大、释放、超越，在创造中进化。十年前，张奇曾经沉痾在身，可是他克难精进，自强不息，以创作践行强力意志，完成了自我与时代的双重超越。故居是精神原乡，笔墨是生命礼赞，他的这组作品，是艺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同时也为生命哲学提供了新的注解。

文艺零谈

几年前，我在与友人讨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张奇的国画创作特点时，提到过有尼采生命哲学的痕迹，当时他们表示了认同。现在，这个想法，促使我重新站到了张奇六十余幅散发着墨香的、有着浓郁生命气息的山水画面前。

这是他《张奇湖湘名人故地(故居)中国画作品展》准备的初稿，逐一摊开，每幅都透着湖湘山川的精气神。从黄瓦青砖、古朴庄严的屈子祠，到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黄兴故居；从飞檐斗拱、盛唐气象的杜甫江阁，到清芬寺守、藏风聚气的曾国藩富厚堂；从青瓦白墙的左宗棠柳庄，到同是5A级景区的毛泽东故居、刘少奇故居，还有父子同光的南轩书院和培养了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或清新丽雅，或气势磅礴，或古朴厚重。而那一点点、一片片、一层层细笔勾勒出来的真实存在感，把深沉、庄重、博大、欣荣，融合一体地呈现出来，展示出张奇那独特的艺术个性语言，以及缠绕着历史感和理想化的审美意趣。

然而，这绝不仅仅是一批堪称精品的湖湘山水画，画的也绝不仅仅是开门可见的江南普通农舍。在这些杰构的线条后面，其实隐藏着历史留下的刻痕。再把刻痕的交错处晕开，渐能嗅到从三千年以来的湖湘文化，到现代红色文化的浸润之气，看到这片土地上遗留下来的血色浪漫。

三十几年前我曾经问张奇，你那山上的树都画成矮小的窝窝头形状干什么？他调侃地回过说，不要小看这些窝窝头，它们都是有生命的，将来必定要长成参天大树。现在看起来，他画屈原，画杜甫，画周敦颐、王船山、魏源、谭嗣同、黄兴、蔡锷，直至毛泽东、何叔衡、刘少奇、彭德怀……一屋一迹，皆藏灵魂密码，是有意将湖湘文化与红色文化的精华无缝衔接起来。他把这两种文化看成了一个生命的不同阶段。这个生命的延续过程，表面上是用故地(故居)体现，内在逻辑却写在岁月的筋骨上。信也不信？不妨看看这些名人的历史瞬间：屈原绝笔怀沙愤然一跃，谭嗣同慷慨赴死快哉快哉，何叔衡面对强敌决绝跳崖；不妨听听他们说过的话：“吾将上下而求索”“我自横刀向天笑”“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众多意象后面的隐形张力使我们看到，湖湘文化与

皮地回过头说，不要小看这些窝窝头，它们都是有生命的，将来必定要长成参天大树。现在看起来，他画屈原，画杜甫，画周敦颐、王船山、魏源、谭嗣同、黄兴、蔡锷，直至毛泽东、何叔衡、刘少奇、彭德怀……一屋一迹，皆藏灵魂密码，是有意将湖湘文化与红色文化的精华无缝衔接起来。他把这两种文化看成了一个生命的不同阶段。这个生命的延续过程，表面上是用故地(故居)体现，内在逻辑却写在岁月的筋骨上。信也不信？不妨看看这些名人的历史瞬间：屈原绝笔怀沙愤然一跃，谭嗣同慷慨赴死快哉快哉，何叔衡面对强敌决绝跳崖；不妨听听他们说过的话：“吾将上下而求索”“我自横刀向天笑”“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众多意象后面的隐形张力使我们看到，湖湘文化与



长沙黄兴故居(中国画) 张奇

春之序章(组诗)

张辉东

春天的动静
春天是躁动的
冬眠流行了一个季节
春雷阵阵，摇响了起床铃
万物惊醒，伸个懒腰
于是吐芽的吐芽，开花的开花
出洞的出洞，破土的破土
春天将大地变成了一个梦工厂
孩童的纸鸢庄周的梦蝶飞起来

春天又是静谧的
小草悄悄冒出地面
柳枝静静变绿
桃李的花蕾渐渐长大
地下冬眠的懒虫慢慢睁眼
昆虫的鸣叫从怯怯到大胆
大雁的北归之心由动摇到坚定
天空星辰宁静旋转，脉脉放光
动与静之间完成轮回转换

春的旗帜
江南树，是春的一面旗帜
凛冽的北风中，香樟树玉兰树橘树
桂花树榕树马尾松松杜英菩提树
这些常绿树一直举着
绿色的旗帜，为春天呐喊

银杏树水彩枫梧桐榉树
无患子栗树椴树乌桕
落叶阔叶树并未示弱
以光秃的枝条示威

萧条的枝吐出新芽长出新叶
阔叶树高举大旗，一路掠过平原丘陵高山
春旗猎猎，飘扬在江南角角落落

春风
春风是暖的。受冬折磨的人
最先捕捉到她的行踪
春风从东海南海出发，翻山越岭
来到这里，散布暖与力量

春风踏着舞蹈的节拍
卸掉天地间的沉重，集合起春雨阳光
唤醒休眠的种子，一路播撒希望
渐成胎荡，梦想轻逸

春风灵巧的手所到之处
无不描出最美的色彩——
绿色是最广大的底色，红色是欣喜和热烈……
春风一夜之间，扭转了多姿多彩的乾坤

春风是得意的。古诗的春风得意马蹄疾
今人的春风十里桃花，是春天的精气神
这是少年的生机与气度
可以睥睨一切冷漠与陈腐

春花
春花，是春天的掌上明珠
所有的风所有的雨
为她清扫路面清理新房
所有的锦所有的颜色
为她织就多姿多彩的嫁妆
天地铺展最大的婚房
春天张罗最盛大的婚礼
春花的性感和美丽
日夜绽放，酝酿下一个果季

潇湘相诗会



秀。这个想法挺傻的吧，可想想不碍事吧？鸟儿在上面歇过脚，蝴蝶从上面飞过，蚂蚁和小虫子上面爬来爬去，各有各的活法，又彼此依靠。有人觉得倒木像腐尸，丑陋可憎，我却不那么看。你瞧，苔藓多像块绿地毯，蘑菇多像开在木上的花朵——倒木的死亡，催了新的生。这何尝不是另一种重生？“一木倒，万物生”，它成了森林的一部分，身边甚至没什么名胜古迹。春天的这个下午，我走到这儿，潮湿的气息裹着各种植物的混合香气，一下子就扑进了鼻腔。

忽然，一根横卧在溪边的倒木撞进眼里。与其说是看见，不如说是遇见。这是一棵百年以上的老樟树，它的出现，像是打开了古树的一扇窗。倒木约莫十几米长，从头到尾爬满苔藓和蘑菇——酒红色的、奶白色的，以酒红色居多。远远望去，像一件卧着的别致艺术品，阳光下，绿的更绿，白的更白，酒红色反倒显得浅了些。凑近一看，蘑菇的纹路呈年轮状，带着古木的质感，好看极了！这给蜿蜒曲折的小溪添了不少诗情画意。它们又偏这样霸道，喧宾夺主，把倒木的风头全抢了去。植物学家说，苔藓是树上的绿地与森林。可在我眼里，那些白的、酒红的、橘红的蘑菇，不过是在倒木上安静地坐落，晴雨霜月里都虔诚地守望。不为溪水、鸟雀或两岸的花花草草所扰。岁月静好，大抵就是这般模样。

头天刚下过雨，溪水两旁青翠欲滴能滴出水来，鲜花也开得分外热闹。溪水从水潭顺着石板跌下去，水花溅起一片片乳白的花瓣，哗啦啦的水声在耳边经久不息地缠绵。溪底的乱石黑黝黝的，被溪水磨出了岁月的包浆，像一面油光发亮的古砚台。几只蓝蝴蝶在眼前飞闪，不肯作片刻的停留。山谷里飘来几声鸟鸣，抬头看，树木一棵挨一棵，密密匝匝抱成团，远远望去像只蓬松的大绣球，透着自然的优雅灵秀。你尽可以放开想象——万物的奥秘，都藏在这生生不息里。倒木枕着欢快的溪水，一动一静，拼成了一幅流淌、灵动的水墨画。

我坐在一块巨石上，盯着倒木出神。以前在岳麓山也见过不少长满苔藓、蘑菇的倒木，却都不及这棵壮观、丰富、好看。那一刻，我竟想寻遍山里所有的倒木，甚至想把它们聚到一起，让不同的蘑菇来场盛大而精彩的T台秀。这个想法挺傻的吧，可想想不碍事吧？鸟儿在上面歇过脚，蝴蝶从上面飞过，蚂蚁和小虫子上面爬来爬去，各有各的活法，又彼此依靠。有人觉得倒木像腐尸，丑陋可憎，我却不那么看。你瞧，苔藓多像块绿地毯，蘑菇多像开在木上的花朵——倒木的死亡，催了新的生。这何尝不是另一种重生？“一木倒，万物生”，它成了森林的一部分，身边甚至没什么名胜古迹。春天的这个下午，我走到这儿，潮湿的气息裹着各种植物的混合香气，一下子就扑进了鼻腔。

麓山遇见

谭纯武

中国古神话里，青鸟是吉祥的神鸟，传递幸福佳音的。这遇见多好啊！它像没看见我似的，安安静静地，让我都怀疑它是不是在发呆呢。一会儿张开翅膀，一会儿又收拢，像在给我做免费表演。真是惊讶啊——之前在麓山寺门口的古树上也见过青鸟，可无奈树太高，它们总不安分，从这棵飞到那棵，我仰起脖子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清它们的模样，脖子酸了。眼前这只红嘴蓝鹊，身姿轻盈，黑羽像墨染的，白肚子雪似的，长长的尾羽黑白相间，像灵蛇在扭动。抬头望着天，好像在跟天上说什么，红嘴巴亮得很，又灵巧又好看，活像自然画的一首灵动的小诗。岳麓山最漂亮的小家伙，就是它们了！在长沙这后花园里自由自在，从树上飞到地上，离我那么近。它们知道游客友好，有时还会对着镜头停一会儿。这么好看的小家伙，谁舍得伤害呢？它们还是森林里最会唱歌的，那歌声得亲耳听才懂，满是活泼温馨的味道。

一阵山风过，青鸟振翅，“嗖”地一下飞进树林里了。倒木上的苔藓和蘑菇还是显得那么安静，像是在等着青鸟下一次的到来，也像在等着下一个走进这梦幻森林的人。

要是倒木能站起来，我真想用力抱抱它，说声谢谢。谢谢它让我在这僻静小路上的遇见，看见了这么多鲜亮的颜色，这么温馨和谐的画面。青苔、蘑菇、蝴蝶、昆虫、青鸟，都是缘分的见证吧！世上所有遇见，本就是缘分。多年后，孙女读到这篇文字，会不会对她的孩子说：“老爷爷呀，就像那只青鸟，每到春天就会飞回来的。”

大美长沙

新文艺评论何以洞见思想

谭伟平

小说家袁姣素同时是一位评论家，她的评论既能深入文本肌理，又带有创作者的善意美心。她对阎真、王跃文、刘克邦、周伟等人的小说散文的系列研究，其评论文章既有理论框架分析，也注重对作品情感氛围和艺术美感的细腻捕捉，自然抵达的情绪价值与新文艺群体的艺术共性特质，构成了袁姣素文评的鲜明特色。

袁姣素的文评，无论是综合述评，还是单个作家或单篇作品的评论，都爬梳条理清晰，能唤起受众的认同与情感共鸣，具有很强的现场感与时效性。如通过对阎真、王跃文、刘克邦等人的小说散文的“古典情怀”“古典审美”的剖析，唤起受众的情感认同；对刘克邦等人散文的分析，引起受众对“自然抵达”概念的认同与赞赏；在《春风有度，洞见思想》第五辑“理性叙事”中，能“听风听雨听花开”，通过对作品的分析解读，释放出对社会群体情绪价值的积极的一面。她对所评作品的分析评判，体现了新文艺群体的共性与共情，具有很强的群体特性。

仅从她文评的标题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袁姣素评论所关注的是所评作品的暖意内容和它所蕴藏的积极意义。“一朵暖色的向阳花——王跃文小说《漫水》读后”，“以青春穿越时间，构筑未来与光亮——评阎真新书《如何是好》”，“君子如兰，淡墨香远——读梁瑞琳散文集《月迷苏仙》”，“迷城里的迷失与坚守——读马采泉的长篇小说《迷城》”，“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读谢宗玉散文集《涂满阳光的村事》”，“以爱和诗，至璞而臻，谱写时光之美——读张弦《雨梯上》”等等，从中传递出的都是充满暖意的、积极的、正面的情绪价值，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些对于新文艺群体而言，无疑具有导向标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她在对阎真小说进行评论时，善于从女性细腻的情绪变化中，寻找到小说所表现的情感因素在人物性格刻画上的出彩点，如分析阎真《曾在天涯》中张小禾与高力伟的情感纠葛，以《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情感纠葛相对照，从女性的思考角度，将男女之间那种欲爱不行、欲罢不能的细微矛盾心态，揭示得入木三分。《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与许小曼的关系亦如此。她善于通过小说特定人物复杂的情感关系分析，令人信服地归纳出当今青年女性知识分子的思想症候与精神裂变。

她将王跃文《漫水》看作是一首“忧伤的遥远牧歌”。这对向往梦幻的女性而言，具有很强的杀伤力。上述部分提到的许多评论标题，都浸染了女性色彩，聚焦了女性目光，切合了女性心理。

以袁姣素为代表的新文艺评论家在文评中如何进一步发展？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下功夫：

增强评论的议题性引领。将个人的情绪价值与大众的关注热度有机结合，创造共有的感兴趣的话题。首先要架设起阅读桥梁。用大众能读懂的话语形式，将人心中有个个口中无的阅读感觉表达出来。其次要创造良好阅读氛围。无论小说诗歌散文，都需要有特定的语境与情境，需要有评论点题的意外惊喜与收获，这就给评论留下了阅读引导的话题空间。好的评论本身就是好的散文，能引导受众进入小说诗歌散文所描写的特定语境与情境中去，从而达到激活受众阅读的兴趣，引领受众阅读的方向。再次要激活阅读共鸣。阅读说到底，既是读书，也是读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受。评论者就是要善于将自己的阅读生活体验与人生感受传递给受众，并感染受众，在传递过程中引起受众强烈的感情共鸣。

提升评论的学术性高度。文无定评，但文有高下，如何做到呢？可在三个维度上努力：向高处攀升，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小题大做，以小见大，是新文艺群体的努力方向。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见思想，见水平，见境界，需要不断学习，努力向高处攀升。向深处掘进，可以采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在熟悉的生活体验中挖一口深井，正如袁姣素小说所表现的，于微澜中见大波。向远处延伸，尽可能拓展领域，可以由此及彼，旁征博引，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学艺术、美学、生活、生命、哲思等方面充实自己的学习和写作内容；同时还要拓展疆域，将视野由原乡投向他乡，由湖南投向全国，乃至向世界延伸。视野的开阔必然会带来写作的新突破。

洲边絮语



规范停放 “骑”心协力